



Андрей Ставровский



塔可夫斯基
Time Within Time

Time Within Time

时光中的时光

塔可夫斯基日记 (1970—1986)

[苏]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著
周成林 译

塔氏日记卷帙繁多，但一直未有全本发行。除了较好版本为英、法、意和波兰这本《时光中的时光》，乃亨特-布莱尔 (Kitty Hunter) 所编，这也是当今公认的最佳版本，其中并收录五则塔氏访谈、日记，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与相通之处。

日记的时间跨度为七十年代塔氏筹拍《飞向太空》之前两个星期。就其内容而言，不仅包括塔氏所有作品（包括《雕刻时光》）的实施与完成。不仅如此，更涉及家庭、经济困境、家庭与苏联官僚的苦斗，也有至绝望。全书最重要亦最动人之处，在于塔氏对艺术、生命及真理的赤诚之心，更能烛照心灵，予人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翻译塔可夫斯基的日记选《时光中的时光》，如同观赏他的七部半电影，亦如同研读他广受好评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俱是短暂与无常人生值得倾心倾力投入之事。

——中译者

这本日记，只是导演职业生涯所写日记的一部分。但翻阅这些日记，我仍然为塔可夫斯基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正是这样的魅力，让他的仰慕者对他的所有作品心怀敬意。

——英译者

环境如此严酷，作品却如此经典，这样的艺术家历史上罕有。

——英国《独立报》

表面看来，《时光中的时光》是本记录购物单、家常药方和出差旅程的日记。但是，比起这些痛苦的叙述，再没有别的东西更能说明塔可夫斯基的艺术了。

——英国《卫报》



ISBN 978-7-5633-6553-1



9 787563 365531 >

定价：38.00元



Time Within Time

时光中的时光

塔可夫斯基日记 (1970—1986)

[苏]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著
周成林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ime within Time by Andrey Tarkovsky
Original © Verlag Ullstein GmbH, 1989
English version © Seagull Books, 1991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6-1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一九七〇~一九八六)/
(苏)塔可夫斯基著;周成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633-6553-1

I. 时… II. ①塔…②周… III. 日记—作品集—苏联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531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6.5 字数:185千字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译者的话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无须笔者再来饶舌。翻译塔可夫斯基的日记选《时光中的时光》，如同观赏他的七部半电影，亦如同研读他广受好评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俱是短暂与无常人生值得倾心倾力投入之事。因为，诚如塔氏弟子索科洛夫所言：“塔可夫斯基毫不妥协的艺术原则和个人典范，比他的风格更重要。”^[1] 所以，若将《时光中的时光》局限于一册“专业”电影导演日记，抑或仅供研究塔氏作品及其生平的专家学者之学术参考，不仅有辱作者，也有辱这本书的诸多读者。

塔氏日记卷帙繁多，但因涉及私隐与品藻等故，一直未有全本发行。除了筹划中的俄文版，目前较好版本为英、法、意和波兰文等译本，并各有所长。这本《时光中的时光》，乃《雕刻时光》英译者基蒂·亨

[1] Maya Turovskaya: 《时空的轨迹：塔可夫斯基的世界》，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第27页。

特-布莱尔 (Kitty Hunter-Blair) 直接翻译自俄文原件, 这也是当今公认的最佳英译本。除了日记, 书中并收录五则塔氏访谈、演讲记录与个人创作笔记, 仔细阅读, 不难发现其与日记和《雕刻时光》的相通之处。

日记的时间跨度为十七年, 即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塔氏筹拍《飞向太空》之际, 终于一九八六年病逝巴黎之前两个星期。就其创作生涯而言, 几乎涵盖塔氏所有作品 (包括《雕刻时光》一书) 的酝酿、实施与完成。不仅如此, 更显露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经济困境、家庭与人际关系、创作艰辛、与苏联官僚的苦斗, 也有内心彷徨、焦虑、怀疑甚至绝望。然而在我看来, 全书最重要亦最令人震撼之处, 却是塔氏日记贯穿始终、不断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 是对艺术、生命及真理的赤诚之心与身体力行, 读来不仅感慨, 更能烛照心灵, 予人超越坎壈与创造的勇气。

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 性情内倾执拗, 活在彼时苏联, 心中郁卒, 可想而知。即使后来移居西方, 他亦有如鹤立, 绝不屈从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与庸俗风潮。或许有人认为, 以开放社会的多元艺术观与价值观, 以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的全新艺术表现与审美方式视之, 塔氏终其一生追求的纯粹艺术与高尚人生等信念, 不免太过理想与“独断”。譬如英国影评人伊恩·克里斯蒂 (Ian Christie) 就曾分析, 塔可夫斯基“必须重被摆回那个培育他成为艺术家、给他许多很能欣赏他的观众的苏联环境中 (虽然官僚体系桎梏重重)”, 并且客观地指出, “只有完全不用考虑市场 (因为全由国家政治主宰) 的苏联导演才会如此漠视商业考量”^[1]。

[1] Maya Turovskaya: 《时空的轨迹: 塔可夫斯基的世界》, 第18、25页。

伊恩·克里斯蒂的分析并非一无是处。然而，置身这一玩世不恭大行其道、现实或“虚拟”得以至失真的纷纭人间，看过东西方太多“始乱终弃”、口是心非或笔是心非的各色“大师”及其作品，塔可夫斯基的理念纵然有其“独断”一面，但依然如天外来鸿，当头棒喝，促人惊醒与反省。比照他精心构造的几部电影与理论著述，塔氏日记好在无拘无束，直抒胸臆，让后来读者窥见他通往信念之路的点点滴滴与苦苦挣扎。尤其难得的是，他绝非口惠而实不至，而是以自己的所有作品、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来力行，为时人与后人树立不朽典范。就此意义而言，塔可夫斯基与美国作家梭罗毫无二致（塔氏后期日记多次引述《瓦尔登湖》），他们都蔑视所谓公众舆论，都拒绝所谓的成功定义，都不为他人评判所动，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摇唇鼓舌，而是始终活在自己的信念之中，甚至不惜为之献出一切。

《时光中的时光》深刻与动人之处，亦在于塔氏对生与死的思考（日记不仅记录很多梦境，也有灵光闪现的相关论说），不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肯定……尤其后者，读者最有可能心生误解。其实，正如伊恩·克里斯蒂所言，读者仍须回到当年的苏联环境，才可见出相关日记的痛苦与积极内涵，即塔氏一方面拥有很多欣赏他的苏联观众，一方面又要与各路官僚苦苦缠斗，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乃至生活空间。肯定自己，肯定自己选择的崎岖之路，正可显示塔氏与现实搏斗（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后来移居西方）的痛苦心境与超凡意志。而他的这一心境，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晰：“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他的乡愁，他的希望，他的要求严格；没眼力的人，却将这些归结为怨怼。”

二

《时光中的时光》一大缺憾，在于塔氏去世前几年的日记较为简略，尤其其他最后一部电影《牺牲》拍摄前后的记录。主要原因，可能是本书结集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塔氏家人尚未公开更多日记。不过，大约四年前，笔者一腔热血与鲁莽，已从网上最详尽的塔可夫斯基资料网站（Nostalgia.com）转译《牺牲》前后的塔氏日记（收入拙著《新青年DVD手册周成林专辑》）。比较本书相关内容，这一部分更为丰富，但因网站英译来自波兰文译本，多有“转手”，加之彼时中译仓促，资料相对欠缺，错漏与不如意无可奈何亦无可避免。

然而正因如此，我才与《时光中的时光》结缘。本书中译与出版酝酿于三年前，其间几经周折，人事全非，译稿虽然近半，但因出版无望而几近放弃。好在心诚则灵，加之几位热心朋友鼎力相助，《时光中的时光》终有机会在塔氏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付梓，不亦这位杰出的电影诗人与艺术圣徒冥冥之中多有佑护？

塔氏日记虽系转译，翻译却有相当难度，不仅因为日记随心所欲，诸多人事物未必连贯，亦因塔氏时常穿梭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多维时空，并有大量古今中外引语，从老子到古罗马哲人，从蒙田到中古时代日本高僧，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所以，笔者常常苦于推敲某段日记或引语（若无现成中译或难觅，只好自己翻译；若有现成中译，但私下觉得不理想，参考之余只得另起炉灶），唯有咬紧牙关，竭尽所能，包括数度重温塔氏电影及搜罗相关纪录片，务求以通顺、地道与简约的中文，传达塔氏语感（哪怕通过英译）与本意。

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韩猛先生乃本书中译本“始作俑者”，没有他的提议与鼓励，我不会有如此“痛苦”却又刻骨铭心的翻译经历——当然不仅仅限于文字，更在于书中的精神力量与不朽典范。同样因为地域隔阂，素未谋面只闻其声的友人牟君，帮我查找核对书中部分引语的中译，免去我翻箱倒柜或奔走书店的很多麻烦，不独如此，牟君还就中译初稿二稿的诸多翻译腔提出批评，使我有时时留心之“烦恼”，虽然我至今不敢保证，这些翻译腔伪中文已全无踪影。常居欧陆的老友谢君赠我原著，并于酝酿之初帮我打探本书版权来源，虽然最后花落别家，但不论如何，只要是花，开在哪里，都能开出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世界。最后，当然不是最末，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陈凌云先生，我最难忘他通知我着手翻译的手机短信：“有缘。”——人活一世，能与塔可夫斯基结缘，终究是件灵魂喜乐的好事。

当然，中译所有错谬尽归于我。

周成林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凌晨

英译者的话

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我有幸翻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论著《雕刻时光》。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但始终充满惊喜。我一直仰慕塔可夫斯基，视他为二十世纪后期主要的文化人物之一。他的电影，毫无疑问属于俄国和欧洲的美学与精神传统，但具有永恒与普世意义；与此同时，又总是个性鲜明。《雕刻时光》卓越之处，是它论及非常重要的问题时，也能以亲近方式向读者讲述。而《雕刻时光》出版以来，显然已成为相当范围的读者生命中一个重要部分。

翻译《时光中的时光》是截然不同的经历。笔记和日记不是写给读者看的。塔可夫斯基常因心血来潮而写，为他自己而记，所以这些文字并非条理分明。这本日记，只是导演职业生涯所写日记的一部分。但翻阅这些日记，我仍然为塔可夫斯基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正是这样的魅力，让他的仰慕者对他的所有作品心怀敬意。

塔可夫斯基经常援引的作家赫曼·黑塞（Hermann Hesse）写道：“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与世上诸多事件相交汇的一点，

英译者的话

这个交汇只有一次，而这一点独一无二，意味深长，卓越超绝。”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感觉到，黑塞的这段话，用来形容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多么恰当。

基蒂·亨特-布莱尔

塔可夫斯基传略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生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他的母亲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是位优秀演员。他的父亲亚森尼·塔可夫斯基是有名的诗人与翻译家。塔可夫斯基的双亲都在他的电影中起到重要作用——母亲作为演员，父亲则以其令人难忘的诗歌，这些诗作，安德烈的几部电影都有采用。

父母分开后，安德烈和妹妹玛丽娜继续与母亲一起生活。一九三九年，他在莫斯科的学业中断，但一九四三年他又回到该城。除了学校的常规课程，他开始学习音乐和绘画。一九五一年，他进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但因病辍学^[1]。一九五四年，他考入莫斯科有名的苏联国立电影学院（VGIK）。在这里，米哈伊尔·依里奇·罗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他与安德烈·米哈尔科夫—冈察洛夫斯基的友谊，使他俩合作

[1] 战争爆发，塔氏兄妹随母亲撤退到伏尔加河畔乡间。回到莫斯科后，安德烈就读原来的学校，但成绩欠佳。他后来转学到一所强调艺术教育的学校，接受严格的绘画训练。他在东方语言学院时，因上体育课得了脑震荡而休学。（参见 Maya Turovskaya:《时空的轨迹：塔可夫斯基的世界》，第48页。）——译注

撰写了电影剧本《压路机与小提琴》，这是塔可夫斯基初次亮相的电影，他因此获得 VGIK 的学位，而影片也显露出他以后作品的经典要素。

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在莫斯科上映。《伊万的童年》改编自弗拉基米尔·波哥莫洛夫的小说（作者也参与了拍摄），并于同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伴随成功而来的国际赞誉，在他的祖国引起思想方面的重大忧虑，并于随后——大约一九六六年末，《安德烈·卢布列夫》首映之后——上升为猛烈批判，给塔可夫斯基的工作带来极大困扰。这一政治与思想取向，势必影响影片的发行策略。譬如，一九六九年，《安德烈·卢布列夫》在戛纳电影节脱颖而出并获奖，但苏联电影部直到一九七三年才批准影片出口。同样，面对强大的官僚阻力，自传电影《镜子》于一九七四年拍竣，但数年后才进入西欧影院。

《飞向太空》（1971/1972）改编自史坦尼斯拉斯·列姆的科幻小说。塔可夫斯基这部影片触及的题材——人类迈向太空——相对当时的苏联而言无伤大雅，但仍然招来一系列批评与反对。《潜行者》是塔可夫斯基在苏联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改编自斯特鲁嘉茨基兄弟的小说《路边野餐》。影片涉及的主题反映了导演的世界观：自然科学与信仰之间的裂痕，核战威胁下的人类前景，以及人类最后仍然拥有的微弱希望。

在莫斯科导演话剧《哈姆莱特》之后，塔可夫基于一九八二年到意大利拍摄《乡愁》。这部苏联与意大利合拍片，由塔可夫斯基与诗人托尼诺·古埃拉合作撰写剧本。但影片主题却是经典的俄罗斯困境：离开祖国的艺术家，被思乡所折磨，既不能返国又不能远离——这也是塔可夫斯基在其人生最后岁月所遭遇的命运。

塔可夫斯基传略

一九八三年秋，他在伦敦柯芬园歌剧院成功导演《鲍里斯·哥杜诺夫》。一年半以后，一九八六年，他广受赞誉的著作《雕刻时光》出版。大约这一时期，他于一九八五年在柏林获得德国学术交流服务的资助，并继续准备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这部影片也常常被称为塔可夫斯基的遗作。

一九八五年底，《牺牲》在瑞典的拍摄结束，受到病痛折磨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回到罗马，一年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逝于巴黎的癌症病院。他被安葬在俄国移民墓地，位于法国城镇 Saint-Geneviève-du-Bois。

基蒂·亨特-布莱尔

目次

中译者的话	1
英译者的话	6
塔可夫斯基传略	8
日记：一九七〇——一九八六	1
论电影（一九六六）	474
论《飞向太空》	483
论《镜子》	488
论《白痴》	493
论《哈姆莱特》	501


 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
МАРТИРОЛОГ
 30 апр. 70

«В шуче, когда все это сиде
 против турмошниц, дес ка-
 кой либо бели записывалась
 всякоро всегми, то криво-
 дить на ум, баваши, зато
 талого кадишени, — а уна
 можно сойти?»

Копко-Тоси, «Записки
 от шучи» (I) XIV⁸.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殉道记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

徒然索味，终日面砚，把心猿意马无所由事，又
 不明事由地写下来，这就既怪又狂了。

——（十四世纪）吉田兼好《徒然草》序段^①

[1]日记所引《徒然草》，若非注明，均采用李均洋译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

——译注